

妙趣人生

蔡
澜
著

蔡澜

妙

趣

人

生

SPM
南方出版传媒
广东人民出版社

—
妙
趣
人
生
—

蔡
澜
著

南方出版传媒
广东人民出版社
· 广州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妙趣人生 / 蔡澜著.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2017. 12

ISBN 978 - 7 - 218 - 12367 - 7

I. ①妙… II. ①蔡… III. ①随笔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67. 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296976 号

MIAOQU RENSHENG

妙趣人生

蔡澜著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出版人: 肖风华

总策划: 肖风华

主编: 李怀宇

责任编辑: 李展鹏

封面设计: 张绮华

责任技编: 周杰

出版发行: 广东人民出版社

地址: 广州市大沙头四马路 10 号 (邮政编码: 510102)

电话: (020) 83798714 (总编室)

传真: (020) 83780199

网址: <http://www.gdpph.com>

印刷: 恒美印务(广州)有限公司

开本: 889mm × 1194mm 1/32

印张: 9.5 字数: 220 千

版次: 2017 年 12 月第 1 版 201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66.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出版社(020-83795749)联系调换。

售书热线: (020) 83795240

目 录

拾忆	(1)
真假	(3)
公寓生活	(5)
海南师傅	(7)
浆糊与补衣	(9)
炮声	(11)
玩具	(13)
一瞬	(15)
酒舅	(17)
未了集	(20)
昨夜梦魂中	(24)
沟女绝技	(28)
教养	(30)
摘花	(32)
笼子	(34)
创意派	(36)
又谈花	(38)
紫藤	(40)
有意义的事	(42)

上课	(44)
林	(46)
采花大盗	(48)
干杯	(50)
田记花店	(52)
快乐	(54)
乐观	(56)
我的的士经验	(58)
没用	(62)
土产	(64)
宇宙飞船	(66)
同好	(68)
苏先生	(70)
清心	(72)
领带的乐趣	(74)
高跟鞋	(78)
兰味莲	(80)
筷子	(82)
核桃夹子	(84)
冠军牌牙刷	(86)
追踪漱口杯	(88)
蚝壳	(90)
手杖的收藏	(92)
刀枪的兴趣	(96)
水	(98)
樽装水	(102)

2 | 妙趣人生

Cohiba Esplendidos	(104)
浅尝	(106)
饮食节目问答	(110)
可否食素?	(114)
委屈	(118)
报复	(120)
生意经	(122)
关于健康	(126)
拔牙乐	(130)
人生友人	(132)
命	(134)
我的针灸经验	(136)
不药而愈	(140)
倒吊鸭母口水	(143)
冬虫夏草	(145)
快乐药丸	(149)
散纳吐精	(151)
解药	(153)
什么什么油	(155)
气功	(157)
反运动	(159)
会	(161)
最	(163)
一刹那	(165)
答复“私信”	(167)
交稿催人老	(171)

万箭穿心·····	(173)
视死如归·····	(175)
丰子恺漫画全集·····	(179)
笑看往生·····	(181)
儿子·····	(185)
借口·····	(187)
沟坏了·····	(189)
好学·····	(191)
寻开心·····	(193)
优柔寡断·····	(195)
无泪的日子·····	(197)
活着·····	(199)
退休·····	(201)
满天星斗·····	(203)
握手·····	(205)
人类洁癖·····	(207)
绝倒·····	(209)
画·····	(211)
味·····	(213)
爱情和婚姻·····	(215)
定义·····	(217)
嫁个有钱人·····	(219)
受伤的女人·····	(221)
立陶宛的女人·····	(225)
老玩家·····	(229)
武器·····	(231)

看开	(233)
胜任	(235)
等	(237)
怎么有可能	(239)
奴才	(241)
才子	(243)
手势	(245)
敬祀神明	(247)
大小高矮	(249)
南蛮人	(251)
咪摩	(253)
牛豆	(255)
在路上	(257)
电影游戏	(261)
爆炸专家	(263)
配音	(265)
什么叫制片?	(270)
雷大师	(277)
岳老爷	(279)
白光	(281)
忍	(283)
二窟	(285)
十大电影	(287)
意见	(290)

拾忆

小时住的地方好大，有二万六千平方呎。

记得很清楚，花园里有个羽毛球场，哥哥姐姐的朋友放学后总在那里练习，每个人都想成为“汤姆士杯”的得主。

屋子原来是个英籍犹太人住的，一楼很矮，二楼较高，但是一反旧屋的建筑传统，窗门特别多，到了晚上，一关就有一百多扇。

由大门进去，两旁种满了红毛丹，每年结实，树干给压得弯弯的，用根长竹竿剪刀切下，到处送给亲朋戚友。

起初搬进去的时候，还有棵榴梿树。听邻居说是“鲁古”的，果实硬化不能吃的意思，父亲便雇人把它砍了，我们摘下未成熟的小榴梿，当手榴弹扔。

房子一间又一间，像进入古堡，我们不断地寻找秘密隧道。打扫起来，是一大烦事。

粗壮的凤凰树干，是练靶的好工具。我买了一把德国军刀，直往树干飞，整成一个大洞，父亲放工回家后，被臭骂一顿。

最不喜欢做的，是星期天割草。当时的机器，为什么那么笨重？四把弯曲的刀，两旁装着轮子，怎么推也推不动。

父亲由朋友的家里移植了接枝的番荔枝、番石榴。矮小的

树上结果，我们不必爬上去便能摘到，肉肥满，核子又少，甜得很。

长大一点，见姐姐哥哥在家里开派对，自己也约了几个女朋友参加，一揽她们的腰，为什么那么细？

由家到市中心，有六英里路，要经过两个大坟场，父亲的两个好朋友去世后都葬在那里，每天上下班都要看到他们一眼。伤心，便把房子卖掉了搬到别处。

几年前回去看过故屋，园已荒芜，屋子破旧，已没有小时感觉到的那么大，听说地主要等地价好时建新楼出售。这次又到那里怀旧一番，已有八栋白屋子树立。

忽然想起《花生漫画》的史诺比，当他看到自己出生地野菊园变成高楼大厦时，大声叫喊：“岂有此理！你竟敢把房子建筑在我的回忆上！”

真假

我们一群小孩围着父母，蹲在地上吃榴槿。父亲把他游历过的地方告诉我们，并提起看过一个榴槿，有面盆那么大。我们都给他惹得大笑，说：“哪有这种事？”

长大后四处走，在曼谷果然看到一颗大如面盆的榴槿，才知道家父讲的都是真的，我们见识的实在太少。但是在没有亲眼见到以前，还是以为父亲在讲笑话。

“偶尔，谎言变成趣事，并没有不对的地方；有时，真实更是滑稽，总之大家开心就是。我说的是真是假，有一天你们看到了便知道。”父亲常说。

我的许多故事，也是这个原则。

单单说香蕉，就有数十种那么多。香蕉并不止于绿和黄色，深红浅紫的也有，在南洋一带能见到。

有一次在印度尼西亚的乡下，走了整个上午，没有吃早饭，肚子有点饿，往前一看，有一个土人蹲在地上，他面前摆着一条香蕉，有三呎长。

他用刀子把上面那层皮割出一半，露出白肉，用汤匙挖起，送入口中。

我从来没有看过那么大的香蕉，马上照样买了一条来吃。

肉很香甜，不过咯的一声，咬到硬物，吐出来一看，是香

蕉的种子，足足有胡椒粒一样大小。一面吃一面吐，吐到地上黑掉。

用它来做香蕉糕，三四个人也吃不完。

走过南美洲的香蕉园，看到树上一串的黄熟大蕉，本来没有什么奇怪，但仔细观察，就知道不同，因为所有的香蕉都是向上翘的，其他地方的，脚是往下垂。

印度的香蕉，只有大拇指一样大，是我吃过的最甜的一种。剥皮时，不是由上往下撕，而是向外团团转着拉，像拆开雪糕筒的纸张，其皮极薄，似透明。

朋友听了又说：“哪有这种事？”

我笑着不答。反正是真是假，有一天你们看到了便知道。说完拍拍屁股走了。

公寓生活

小时候过野孩子的日子，四处跑，溪中抓生仔鱼，树丛捕捉打架蜘蛛，想象不出住在大厦公寓的儿童，过什么生活。

偶尔跌伤，也不哭。父亲到花圃中找一种叫落地生根的植物，采些叶子舂碎后往伤口处烫，隔天痊愈。

周围长野樱桃树，是种热带植物，能生很小颗的果实，包裹无数的小种子。生的时候呈绿色，很硬，可以采下来，做管木枪，用胶圈绑住，以果实当子弹，一枪飞出，邻居的马来儿童呱呱大叫。

熟的时候，野樱桃由粉红转成艳红，摘了放入嘴中，香甜无比，是最大的享受。

父亲说：“这种树是印度传来的。”

“有人带到这儿种的吗？”我好奇。

“不，不。”父亲说，“鸟儿吃了，肠里还有些种子，就撒播了。”

长大后到印度，一直找野樱桃树，看不到，不知是父亲道听途说，还是我去过的地区不适宜种此种树。后来旅行到南部的马德拉斯，才看到满山遍野的野樱桃。

厨房是我最喜欢的地方，想帮忙，都给母亲和大姐赶了出来，只有奶妈在做菜的时候，才一样样教我。妈妈最拿手的是

炸猪肉片、腌咸蟹、粉粿和芋泥，偷偷地学了几道，但后来也没做好。

家中还养了几只鸡，随地乱跑，到了晚上用一个竹织的笼子，像把反转的太阳伞，把鸡盖在里面，以防黄鼠狼来咬死它们。客人一到，就杀鸡。奶妈抓了一只，把鸡颈反转，拔下细毛，用力就那么一锯，血喷了出来，看得大乐。

做电视饮食节目，澳洲龙虾，一刀斩下它的头，一位港姐看完即刻哭了出来，才知道住在公寓的小孩，过的是怎么样的生活。

海南师傅

小时候理发，不是跑到印度师傅那里去修，就是去给海南人剪。

中国理发铺子的招牌真怪，左边开了一家叫“知者来”。生意一好，右边马上跟着另一家，叫“就头看”。

一推门，哎的一声，生了锈的弹簧好像在骂你。客人真多，坐在有臭虫的硬板凳上等。哪里有什么八卦周刊？报纸都没有一张。

等、等、等，已经老半天了，风扇把剪下来的细头发吹进鼻子，大声打喷嚏，四五个剃头佬一齐转过头来睁大眼睛瞪着我，只好把头缩到脖子里去。

摇着脚，东张西望。见一支支的赤裸灯泡，原来是挖耳朵用的，理发匠用那几根毛已发黄的东西替客人掘宝藏。哇！岂不会把耳朵挖出脓来？

轮到我了，那家伙把一块木板放在椅子的两个把手上，我乖乖地爬上椅子。先用一块像挂图一样的白布包着你，往颈顶上一箍，差点没有把人弄到窒息。

再来是用大粉扑，噼噼啪啪地乱涂一顿，白粉纷飞，那个难嗅的味道，到现在还是忘不了。

接着他拿了一枝发钳，吱吱喳喳地在我的后脑剪一圈，声

音就像用金属物在玻璃上刮那么难听，牙肉都酸掉。剪得来一个快，夹住你的发根也不管，往上一拔，痛得眼泪掉下来。

不知不觉中，小毛发自动地钻到你的身上，刺得浑身又痛又痒，刚要摆脱它们，那剃头佬又大力地把你的头一按，比电影中的大胖子、露胸毛的刽子手还要凶。

好歹等他剪完，照镜子一看，哇，和哥伦比亚的三傻短片的那个“模亚”一样，一个西瓜头。

走出店铺，看到街边坐了一个人，理发匠为他“就地正法”。

想想，唉，自己算是付得起钱进铺子的人，心里好过一点。

警察来抓人，无牌剃头师走路，客人的头只理了一半，呱呱大叫。理发匠边跑边说：“明天再来，不收你的钱！”

浆糊与补衣

小时的校服，洗濯后一定加浆糊，把它烫得像一张纸那么服服帖帖。有时还添点靛蓝，让变黄的布料，显得洁白。

穿袖子的时候啾啾唰唰地用力把手伸去进，剩余部分仍然是一张硬翼。

经过一天的奔跑喊叫，汗水把浆糊浸湿，发出霉味。

“为什么衣服要下浆呢？”我问。我一直不明白。我讨厌那又僵又硬的感觉，但是大人不管三七二十一，还是浆你的衣服。

“下浆把衣服弄得又挺又直呀！那才好看。每一个小孩的衣服都上浆，为什么你不肯？”大人反问。

“我不要好看，我不要好看，我要舒服。”我不知说了多少遍。

衣服破了，大人细心地补，浆后靛蓝更显眼地东一块西一块，令人感到羞耻。“我不要补，我要新衣！”这一点，大人明白了，但还是无可奈何地补。我是多后悔当初的无知！

现在，纺织业进步，衣料耐用很多。价钱便宜，要是跳楼价更是没有人买不起。重工业不发达的地方全靠纺织去打天下，令到先进国要以配额来限制。有些人不但只穿新衣，还要糟蹋。我有个亲戚是做家庭制衣工业的，召集了许多人力，辛